學詩詳說

學詩詳說卷六

平湖顧廣譽惟康

王

漢書地理志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一統志河南河南府柳星張分野鶉火之次禹貢豫州之域周初曰洛邑成王營爲東都平王遷都之是爲東周河南故城在附郭洛陽縣西北卽故洛邑王城也地道記河南城東去洛城四十里洛陽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卽故成周城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呂氏引蘇氏詩

亾陳靈說以證朱子釋之則從程子楊氏說以爲雅亾案兩義俱通然旣云詩亾宜兼變風言葢變風美善刺惡與雅之用同幷此亦亾而春秋之作愈不得已云詩亾然後春秋作者謂春秋所以繼詩斷自隱公者王迹之熄始此且就史之可考者存之也　范氏詩瀋謂詩亾者大師不采詩王朝無掌故諸侯之國史亦不紀錄之以進於王國亾則詩俱亾非僅雅亾

詩譜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疏以爲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當爲作雅猶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善於申鄭王氏困學紀聞曰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

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此皆定論顧氏日知錄又以周王巡侯甸大師陳詩采於東都者謂之王驪山之禍先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詩此變風所由名與先儒說異然小雅體近風者多矣何以不入風且二雅何以不軼而獨軼風殊難據陳氏壽熊引穀梁楊氏士勛疏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風體大師不得列之雅頌之中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風詩之中而云列黍離於國風者詩人詠歌實先有風雅體黍離既是國風誠不可列之雅頌但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刊正還同國風亦是仲尼列之此疏先駁范義後爲斡旋是黍離降爲國風之說唐人已能辨其失矣蒙案楊義正與孔同

其云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今詳小雅國風其體實無甚分別但其政能及於天下則爲雅其政止行境內則爲風黍離十篇雖不必劣於幽王而政令有播之列邦者乎此大師孔子所不能强名以雅也然則二南豳風何以亦曰風曰文王周公固止可謂之國也

黍離

序閔宗周不可易矣而閔之心安在哉張子履祥備忘曰黍離之大夫憂王室之傾覆而無興復之期也其心無日不皇皇焉如有求而弗獲唯斯人爲然蓋當日君臣上下偸安於王城方六百里之地棄豐鎬如敝屣而不顧周道豈能復興勢不至日剝月削淪亾之盡不止故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也若徒然悲傷感歎則亦無望於人之知我而所憂所求皆無所託矣案此最得詩人心事失故地者必求恢復諸辟忠臣蓋莫不然孰謂周而無其人乎作此詩所以激發其君若臣也然有是心而其權不屬是以志不獲伸耳

黍稷二穀昔儒以人所常御未有明指後世遂多溷淆爾雅釋草粢稷郭注今江東人呼粟為粢又云衆秫注謂黏粟也邵氏正義謂前人釋稷多異說以今驗之卽北方所謂稷米正月土膏脈發卽可布種呼稷為穀子其米為黃小米郝氏義疏亦謂今北方以黍為大黃米稷米為小米疑得之程氏瑤田九穀考力辨稷為今之高粱高粱古謂之藋粱廣雅云藋粱木稷也蓋是稷之別種恐不可以專稷之名　黍稷蓋各有早晚兩種其

早者春初卽種而晚者五月乃種故管子云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蓺稷百日不蓺稷而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非種於春何以登於夏此其早者也若小正仲夏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而此詩云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則其晚者耳今吾浙寧波紹興閒稻皆再稔黍稷亦猶是矣此由地氣民事之不同不能以一例論也

宗廟宮室化爲黍離稷苗乾坤何等時哉此而不憂猶得爲有人心乎列聖憂勤惕厲以成之後王荒淫怠肆以敗之詩追罪致此之何人忠憤之情也然但云何人而未嘗直辭指斥忠厚之意也箋謂此亾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李氏謂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李說爲長

元城劉氏謂行役往來非一見而所感之心不少變而愈深案傳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又見稷之實故歷道其所更見疏申之云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未得還歸遂至稷之穗七月時又至稷之實八月時劉說正與傳疏合嚴氏以苗穗實惟取協韻失之楊氏愼謂是一日所賦夫詩固作於一日而所賦則歷道其所見乃是忠臣傷禩不忍去之心不可易也安曰背本忘親又承幽王荒淫之後安亾而不亾者固是文武成康之遺澤亦以諸侯如晉鄭衞秦各展其才力以擁戴宗周而兵農未分人自爲戰家自爲衞倉卒之變不生民間封建井田之猶存故也使在後世潰敗不可收拾矣

君子于役

序謂僚友思危難以風呂氏謂考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集傳易爲室家思其夫彙纂謂從室家而言其情更爲眞切而無行說若從同僚而思其危難則篇中未露此意故朱子不從當爲正解范氏補傳謂此詩作於大夫所謂君子者非婦人指其夫正駁集傳世儒以范在朱子前非也

王氏總聞謂當是在郊之民以役適遠而其妻於日莫之時約雞歸棲呼牛羊來下故興懷也大率此時最難爲別懷婦人尤甚又引班氏曰晻晻其將莫覩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懷哀詩人之歎時寀此引班氏自是確證必以爲在郊之民稍泥箋言畜産出入尙使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立言之指如此章再言君子與采綠稱之子有殊故集傳亦以爲大夫

曷至哉箋何時當來至哉以時言集傳今亦何所至哉以地言

方氏以爲聘問征伐家人未有不知其地者當如箋說蒙案下章曷其有佸是指其時明此亦當然方又謂始則猶望君子之歸終則第望其無飢渴而已厚之至也允矣

君子陽陽

蘇氏曰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程子曰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此嚴氏引朱子舊說君子當衰亂知道之不行爲貧而仕亦免飢而已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惡富貴而不居哉誠以官尊而祿厚則責重而憂深非吾力之所能堪也是以相招爲祿仕雖役於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出處之

正然比於不自量其力之不足而昧於榮利以没身者豈不賢哉此固聖賢之所與也二說義正相成

傳國君有房中之樂疏引鄭荅張逸問謂是路寢房中又引斯干箋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以爲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因斷云路寢之下小寢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案以天子路寢與明堂制同者特鄭依大戴盛德爲說耳其於書顧命有左右房覲禮記几俟于東箱皆未合所荅趙商張逸輒云成王承先王宮室殊涉附會此由房自是路寢非小寢鄭義不可從又案禮記玉藻疏孔氏此說本之劉氏若熊氏安生則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亦屬臆斷

宛邱值其鷺翿箋翳舞者所持以指麾此云謂羽舞不同者彼

持以與舞當是舞師帥引此同列相招則是用自蔽翳而非以指麾觀文立說耳顧氏謂彼箋爲正恐非

由傳訓用箋訓從沈氏鎬以箋義於相招意爲切得之敖字傳無訓釋文云遊也本小雅嘉賓式燕以敖傳文胡氏後箋謂即此傳原文箋謂是燕舞遊燕義同以執翿相招知爲燕舞毛鄭一也王氏稗疏以爲敖即九夏之驁夏恐非

此與兔爰皆以君子值亂世而憂樂迴殊蓋所處之地然也

揚之水

序不曰遠屯戍於申國而曰遠屯戍於母家此微指也蓋以著其私而有母無父之意亦足以該之程子謂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私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

怨空也允矣集傳謂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尤足發明詩辭所未及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曰申爲南陽天下之膂至楚滅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平王東遷卽切切焉戍申與甫許申侯可仇申之地自不可棄戍申自不容已但不當使畿內之民戍耳顧氏學詩深然其說案申地之爲中國要害固是但平王自以母家而戍之非果有見於天下之大計也設偪楚被伐者非其母家平王未必肯遣戍矣不然岐西數百里祖宗根本之地且不難盡捐以予秦奚愛於

申哉竊謂平王之罪無可寬也

傳箋以揚爲激揚集傳呂嚴並本張子說訓爲悠揚然悠揚可作緩解今只云揚不可言緩是訓激揚不誤而鄭謂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乃誤李氏曰豈有湍迅之水不能流移束薪乎案歐陽程蘇皆解似箋說而義則異蘇謂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李氏主此最明此王室微弱政令不行於諸侯之喻也

箋以彼其之子爲鄉里處者又訓懷爲安未知安不欲歸見之疏申以所思之甚在父母妻子集傳易訓懷以思當矣而云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蔣氏悌生謂以國風類考之彼其之子凡五未有目其室家者況征戍之人初無攜室同行之理旦是

案歐陽氏曰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諸家並從之於義
爲長蓋上既興王令之不行自當指諸侯之人末二句乃自思
還歸也序箋所云時諸侯亦有使人戍者乃鄭泥解周人之過
耳
箋申在陳鄭之南疏引左傳杜注申今南陽宛縣是也集傳謂
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地呂今未知其國之所在王氏困學紀聞
引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左傳曰楚子重請申呂以爲賞
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漢
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史記
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
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案一

統志南陽府南陽縣附郭周初申國申城在縣北二十里呂城在縣西三十里元統志今南陽縣西有董呂村卽古城又案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不同者古今里數之贏縮也集傳信陽軍之說誤本通典梁氏益云是楚靈王所遷在信陽州之方城內今屬河南汝寧府非平王時之申也

疏謂以甫許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集傳謂甫許蓋以申故幷戍之案何氏古義引鄒氏忠胤云甫許與申接壤當時楚人因伐申而幷侵甫及許容有之卽不然而一國惕於震鄰或邀王靈併爲之戍亦非必待其見侵也國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呂方

强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竹書紀年幽王既弑立宜臼於申者許男與焉陳氏疏述昭二十六年左傳疏劉炫引汲冢紀年平王奔申申侯魯侯許文公立平王於申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視疏義爲有據錢氏詩學朱氏通義及近儒多從其說范氏詩瀋謂戍申戍甫戍許不一戍而序專言母家者甫許之戍因戍申而連及之也得之

集傳謂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案劉氏謂六鄉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程子亦謂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李氏以程爲是申國有難天子當命方伯與鄰國諸侯以救之豈得獨勞畿內之民此集傳所本而程李較周至然集傳之意亦就屯戍

言之耳不謂天子竟無用兵征伐事也陳氏啟源歷引經傳爲難胡氏後箋謂出征究與遣戍有別經傳所言皆天子征伐諸侯之事從未有以畿甸之民而爲諸侯戍守者此序言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固西周以前未有之事也斯言允矣

中谷有蓷

許氏謂詳味詩辭人在言外蓋當時君子之言非婦人自作姜氏廣義亦云詩人所見只一女而歎而歗而泣以漸而深曰有女曰嘅歎知非此婦自作案詩非婦人自作信矣然詩中所陳仍狀婦人之心蓋如此乃足見其忠厚之情也

傳暵菸貌箋申之曰雖之傷於水始則溼中而脩久而乾疏謂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又謂下四句以漸而甚初而歎次而

歗後而泣是上下違反也故程子蘇氏皆以先熯其乾者而脩而溼亦以其漸集傳呂記本之方見一例但暵爲歲旱有以暵之又與嘅條啜字作形容之辭者微有不合陳氏啟源謂暵說文作灘注云水濡而乾也詩曰灘其乾矣毛鄭義與說文合頁是但陳意主於申明鄭指則有未安竊意詩蓋言始而乾者於然無色繼則其脩者溼者亦然如此解仍是以漸而甚而於形容之辭亦無不協

箋淑善也君子於己不善呂氏曰古人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呂解於上章言艱難合正曾氏所云厚之至也

范氏善矣李氏謂孔子繫易言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

之以恆恆者久也則常而久者乃夫婦之道也凶年饑饉爲夫婦者正當患難相恤豈至棄而不保可以見平王不能厚風俗也此中谷有蓷所由作也疊山謝氏謂凶年饑歲上而王朝有司徒荒政十二以聚民下而有司能以時告其上發倉廩開府庫懋遷化居以振民必無夫婦衰薄室家相棄之事矣案范言養之無道李言敎之無素謝又歸諸荒政之不脩總以證明序之閔周且宣王遇災雲漢憂旱衞文遭變零雨勸農以故克成中興之業而平王之漠視民病乃如此又以見其無志也

兔爰

序桓王失信王師傷敗辯說謂未有以見其此詩之爲是而作集傳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卽據經爲斷姜氏廣義申

以爲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正東遷之初也安得指桓王伐鄭事
范氏詩瀋亦謂桓王在位二十三年惟伐鄭事見春秋傳詩曰
逢此百罹明爲平王詩幽王初年周室尚平故生初無爲至犬
戎入寇王弒驪山禍始大劇東遷以後戎患未息平王乃覥顏
庇仇戍申戍許征役不息非逢此百罹逢此百凶乎顧氏學詩
又以此序言桓王下序言平王若不用衍序則篇次相從正得
蒙案下葛藟序釋文雖兼存桓平兩說而譜及此詩疏定從鄭
作平王此篇列其前亦不當爲桓王詩
傳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則取喻尚寛與下意不甚合呂嚴
以兔比諸侯雉自比亦未安蘇氏謂輕狡之人肆而耿介之士
常被其禍集傳本之義方警切所以然者小人逐勢利君子持

名飾故也
尙無爲傳尙無成人爲也胡氏後箋謂我生之初但自言其幼時竝不繫於時代無爲者言不識不知無所事事案詩意正以生初生後時勢安危迥殊自傷不幸無爲無造無庸者皆謂國家無事耳若泛述幼年情事則成贅辭矣
兩尙字箋俱訓庶幾集傳則於上尙字訓猶下尙字訓庶幾尤明畫
云尙寐無吪正序所謂不樂其生疑於情辭之過激矣然忠臣義士際國家之衰亂眞有目不忍覩耳不忍聞反不若死之爲愈者正其憂國之心爲之也況危亡之及身乎
葛藟

如集傳解正與小雅黃鳥我行其野相類更直截然謂他人父之云終是刺辭而葛藟庇本根亦與棄九族反刺爲切則序義自確翁氏附記以爲序云刺平王棄九族故三章皆言終遠兄弟族親爲兄弟是此句實陳棄九族之事若作流民失所解則應首二章自云遠其父母而末一章乃云遠其兄弟方與謂父謂母謂昆義相比協不容三章皆以遠兄弟爲說也最當箋謂葛藟生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胡氏旦易爲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陳氏啟源申鄭義且謂詩言緜緜安見其生不得地姚氏炳亦謂河滸河涘河漘乃近水高出之地並非水中正葛之所託以生者案春秋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詩之取喻自重葛藟能庇本根與他人之不我有反其

言河滸則以其地之可以蔓延也葛藟猶之王室也其本根以喩王而枝葉以喩宗族也枝葉之茂卽本根茂之而還以自庇其本根王能敦厚其宗族而王亦藉以安固亦猶是耳

傳箋謂責王無父母恩是我謂他人爲己父夫遠者王遠之而謂者王族謂之上下不貫故王氏易爲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以王謂他人爲父母兄蘇氏李氏呂氏同之范氏補傳疑其非詩人本意謂豈有王之兄弟敢如此指斥嚴氏亦以爲非案何氏楷謂平王以其父廢己爲可恨感申侯之立己爲有德父讎不討反汲汲圖報焉非謂他人父而何知詩辭自有所指非泛然立言之比王說不可易亦莫我顧李氏以爲我九族則上已明云終遠兄弟此爲複出不如蘇氏謂彼非王族亦安肯顧我哉

葢我者我王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也

三章皆云終遠兄弟而上二章先云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者郝氏敬謂兄弟相親以父母同也不顧兄弟卽是不顧父母也不直斥其薄而諷之以二本姜氏廣義謂故爲逆耳之言且動之以先王先公之思善矣

采葛

黃氏日鈔謂詩傳折衷載朱子新說仍以采葛比聽讒案唐風采苓之詩亦以比聽讒則此說近人情而不反古矣蒙謂折衷所謂新說者實卽舊說固自從序也

傳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蕭所以共祭祀艾所以療疾箋因謂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采蕭喻

以大事采艾喻以急事呂氏曰毛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爲絺綌蕭之其祭祀艾之療疾特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失傳意此呂之善申毛指也陳氏啟源謂詩言采多矣或言地或言時或言事則於此取義采葛之詩言采之外無他詞焉則義在葛蕭艾三艸矣案箋意近鑿陳強爲回護非是陳氏疏亦以箋爲誤會

蘇氏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爲李氏曰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閒而讒之范氏補傳曰鄭謂人臣因出使而懼讒不爲無理蓋古之忠臣一日不在朝廷則讒言遂入其事多矣鄭氏之說不可廢也江陰楊氏曰君臣朋友之際或有因睽違而生讒譖者舊說未可廢彼者他人代爲憂慮之辭張氏次仲亦

曰彼是詩人從旁憂疑之語並得詩指
郝氏敬以采葛喻讒言蔓引采蕭喻其薰灼采艾喻其爍膚荼
依此則首句方指讒言下句接說不見文勢非一貫故先儒皆
不如是解

大車

序陳古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集傳大夫猶能以刑政治
私邑故淫奔者畏而歌之集傳義甚通貫然於卒章首二句未
安朱氏通義謂生既不得相奔以同室死又安得合葬以同穴
良有理卽謂是欲奔者無聊之思亦恐非所以垂訓盍豈不爾
思畏子不敢以言淫心未忘者尙有所畏而不敢穀則異室二
句箋所謂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則進於是矣美

氏廣義據漢書哀帝詔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祔葬之禮自周興焉列女傳引此義同足證前人解經並與鄭合

集傳以此詩去二南之風遠不用序陳古刺今也呂氏從序亦云猶在文武成康之後者以卒章同集傳義耳如傳箋則詩自兼淺深言之卒章所云雖二南之風亦不過此故云陳古

傳謂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服疏申以爲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於禮無據箋謂子男入爲大夫者則有本矣然詩惟言毳衣而已何以知爲子男之入仕者也天子之朝豈無職服毳冕者乎王氏謂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

以九爲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然則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說至精審呂氏嚴氏許氏從之良是

毳衣天子卿職所得服也詩特舉以形容其可畏耳傳箋殊泥嚴氏引曹氏曰毳衣冕服享王於廟及助王祭祀則服之未有服之以聽訟得之疏又引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不知彼文乃謂諸侯之臣鄭注本明若天子之臣卿旣六命其大夫則四命與公之孤同服不宜獨異亦當自希冕以下也

箋釋謂予不信二句云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信如白日未然也夫婦有別古今通禮何不信之有惟蘇氏曰

古之聽男女之訟者非獨使淫奔者止也乃使其夫婦相與以禮久要而無相棄也此最簡盡嚴氏又曰古者男女皆守禮之正生則異室不至相瀆死則同穴從一以終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覩其自誓之辭所守之堅可知矣此由上之風化使然也亦善二句之爲久要自誓者李氏歷引左傳晉公子重耳范宣子魯昭公語證其爲相誓之辭允矣

邱中有麻

歐陽氏以留爲滯留與舊說異案文勢作氏爲是釋首句有三說以爲邱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爲子嗟所治者毛氏也以爲子嗟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者鄭氏也以爲子嗟隱居邱陵之閒而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蘇氏也蘇氏爲長呂氏嚴氏

從之段氏昌武引陳氏曰有廝有麥有李言其所居有此足以自養無求於外猶韓子云盤之土可以稼也亦與蘇同將其來施施則冀其不與斯世決絕而有時復出非嘉其肥遯之謂故序以爲思賢若歐陽曰思其來而祿之王氏曰將其來而祿於朝李氏是之然此固詩人意中之事而未出之於言中也

管氏世銘邱中有廝說曰子嗟子國自是賢者之名毛傳以爲父子則不知其何據要必如黃鳥之奄息仲行鍼虎專爲其人而發惜其事未見於春秋傳後世無從確指其何如人與作詩之緣起而將其來施施將其來食與杕杜之飲食白駒之縶維詞相近焉則小序思賢之說不可廢也

疏以美實喻善道嚴氏謂張平子四愁詩序云屈原以珍寶爲

仁義騷人之辭源流於風也王氏志長亦謂施施擬其始來之狀也來食則已致其飲食之忱貽我佩玖則賢者何以善道惠我卽白駒以金玉之音望之伊人者意漸深而思漸切矣並得詩指

陳氏壽熊曰如集傳說前二章彼留之子而我將其來可也三章方留於彼而遽貽我佩玖於文須增設而後通矣如舊說以留爲于嗟氏則慕其人識其居欲其來而飲食我贈貽我義旣一貫亦復情文兼至且彼留子嗟彼留子國與從孫子仲一例無可疑也案此可幷見歐說之難從

學詩詳說卷十八

學詩詳說卷七

平湖顧廣譽惟康

鄭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河南郡新鄭縣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洪氏亮吉府廳州縣圖志陝西同州府華州有鄭縣故城在州北一統志河南角亢氏分野壽星之次許州府新鄭縣周初鄶國春秋為鄭國都有新鄭故城在縣北

緇衣

後序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呂氏謂此詩武公入仕於周而周人美之也集傳亦謂周人作是詩案之詩

辭爲合美其德舉此詩之要其曰善善箋釋爲治之有功疏申之曰有國者善中之善殊爲不辭呂則謂講師誤作武公之好賢朱子舊說是武公有善而天子善之見黃氏日鈔二者未知誰是序意要之此句屬辭終未分明固講師之失也　嚴氏曰說者多以此詩爲鄭人所作謂周人之詩當在王風非也破斧伐柯九罭狼跋皆周大夫作而附於豳此自是周人作申朱呂說明確陳氏啟源又謂好賢自屬周人鄭人述而爲此詩亦善

緇衣傳謂卿士聽朝之正服箋申以爲卿士居私朝之服天子之朝服皮弁服諸家所本案淇奧云會弁如星猗重較兮終南云錦衣狐裘自國人言則舉其在王朝最貴重者詠之以致其尊也此詩曰緇衣之宜兮自周人言則舉其在私朝可接見者

詠之以致其親也立言不同適足相證
服以章身德稱其服曰宜王者用賢至於宜而可矣是服固不易宜也蓋爵祿者天子用賢之具而中有精意焉禮遇之隆發於中心之誠則詩所云是而惟德之宜者克堪之充其道堯舜周文之悅賢不是過矣
傳館舍粲餐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箋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案館訓舍似非王宮卿朝之謂且鄭以緇衣爲居私朝之服所謂私朝本指治事之宮此適館不當又以實之蘇氏云諸侯入爲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李氏亦曰諸侯各有館舍也此勝箋說其以還爲還采地之都則是范氏又以適與還詩人自謂諸儒從之未若舊

義之懿實

疏申傳以釆祿王所授衣服王所賜言予爲予授其意願王爲然非民所能改授之又申箋以授之爲民授之改作衣服亦民爲之諸家多從箋然傳義實長何氏古義引徐氏學譔云適館授粲豈民之得施於上者汪氏異義亦謂改衣授粲出自王朝則爲隆禮重任而民之願亦非虛辭也當矣

禮記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藍田呂氏注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就是詩言緇衣必其宜正也改爲授粲之不容已誠心也

諸家竝作三章章四句無異辭疏於關雎章句下云句者聯字

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顧氏詩本音於此云儆字當作一句還字當作一句難屬下文當作三章章六句案陸氏奎勛云儆還字作一頓離騷善用此法葢少讀卽可連下爲句此所以一字不制也似無庸特創此例武氏億經讀考異據顧說因云一字爲句詩多有之恐未然

將仲子

後序之說蘇氏駁之然未可厚非也呂氏解詩義甚善而立言之指未盡嚴氏謂詩以公與仲有殺段之謀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案詩欲公之處段而不至於亂非欲公之縱段而終至於亂也莊公能守正禮以事其母待其弟封段以百雉之邑

迨其縱恣不憚嚴正以諭之愷惻以感之恩義兼施段必斂而自戢何至終亂哉故祭仲之言私心也即其言而善用之則公理也詩人言此見公之不聽仲諫本非出於心之誠愛徒以父母諸兄人言之故則曷若納仲之諫裁之以先王先公之制使君臣兩安亦初無愧於父母諸兄人言乎

朱氏通義謂叔段之難制國人知之祭仲之諫莊公國人亦知之特骨肉間事難以顯言故託為公之拒仲以婉諷之意欲公申繹仲語先事而圖之惜乎公之不悟卒以養成其惡也甚當至云莊公非欲殺段者其始重違母意處之大邑迨叔寖强盛不得不以同氣為敵國伐京伐鄢勢迫使然陳氏啟源亦謂莊公未必有意殺弟則又回護莊公太過蓋莊以失愛之故久有

觖望於母與弟且亦以此自懷嫌疑之見當其繼請制而請京心雖不欲姑濡忍以從母之請而徐俟於其後此時雖不必果有殺弟之心而嫌怨已深後日壅極而潰思手刃其弟而後快皆權輿於此其去故與大邑以陷其弟者一間耳故以莊爲志成乎殺者猶爲近之若竟謂莊無害弟之心失之更遠矣至范氏補傳謂克段之事論者多過其實非聖人以恕待人之道莊公本不得爲大惡特以庸闇無識不能權利害之輕重舉措乖違耳論古尤無當

經文父母諸兄人言有序而取興則不必有序箋以無踰我里喩言無干我親戚無折我樹杞喩言無傷害我兄弟只就首章言之而二三章可推矣嚴氏謂杞桑檀皆美樹以喩兄弟義正

同傳於二三章云桑木之衆檀彊忍之木特其所以取喻兄弟之故胡氏後箋遂謂桑以喻段之得衆檀以喻段之恃彊恐涉附會　箋無干我親戚與下句無甚分別李氏易爲無與我家事較確

呂氏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又述藍田呂氏說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折中曰古者園內多樹檀樂彼之園爰有樹檀是也疏以樹杞爲所樹之杞不如嚴謂樹杞猶言杞樹之當

叔于田

范氏補傳曰此詩與唐揚之水意同聖人之存二詩以戒後之人君謹於其初勿使小人得志不幸有如京沃亦當防閑於蚤

無俾𡨂大以成難圖之勢此聖人錄詩之意也嚴氏曰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材武無一語他及而首序以爲刺莊公葢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說詩不用首序則二叔于田皆爲美叔段椒聊爲美桓叔叔段桓叔可美乎哉何氏古義又引章氏潢云辭雖美叔段意實刺莊公國人不敢直指其君故辭在此而意在彼乃風之體也案三說各明一義合之乃備此詩之所以與春秋相表裏而序說之不可廢也

辯說謂段以國君貴弟不應出居閭巷下雜民伍然詳詩辭乃因叔之出田繕甲治兵誇耀愚俗里巷之閒自覺其闃然無色耳非以叔爲居此巷也此似無庸疑者

詩中所言如此有微指焉嚴氏以爲詩人之意謂段之不令而

羣小相與縱臾如此必爲厲階以自禍莊公曷爲不禁止之乎故序曰刺莊公許氏以爲非小人黨惡者之言蓋君子知幾者所作終篇雖略無譏刺之辭而所美者惟田狩飲酒之事舍是蓋無足言者且公子居大都專事驅騁田獵沈湎於酒而人心歸仰如此則將何所不至禍敗之來豫知之矣案許就集傳小變其說見詩之善於立言而嚴依序二說亦相足詩陳愚民之悅叔正諷公以禮裁制意最忠厚

大叔于田

傳叔之從公田也爲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張本且以別於上篇確矣秦氏曰箋曰黃氏謂叔段未必入鄭肯從莊公田案方叔段之未襲鄭也君臣之分未絕安知叔段之必不入鄭而從田

邪乘乘馬二句疏此言叔之所乘馬良御善非大叔親自御之下言又良御忌乃云叔身善御李氏謂執轡如組見叔之善射也嚴氏亦以疏自爲支離詩正以叔執轡如組爲善射案大叔之豪貴未必果身自執轡疏說不可謂誤下文善射又良御益忽又代御以誇耀多能於廣衆之前然其時必暫輟射姜氏廣義謂至是并御者轡執之且射且御以顯其能恐無其事叔之自顯善御惟此時爲然首章之襢裼暴虎卒章之釋掤鬯弓始終固以射爲事也　陳氏疏引簡兮正義大叔于田云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以御車似織組說段之田獵之伎故知爲實御謂正義不出一手信矣至以彼疏爲是觀卒章傳進止如御者之手知亦非毛意也

疏據釋地以此藪在圃田是也火烈傳轉爲列箋謂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疏以宵田申之案張氏衡東京賦云火列具舉武士星敷李注引毛詩作列此必三家詩有作列者故毛以列釋烈而張賦直作列詳其義正與傳箋合然張亦竝不云宵田集傳烈熾盛貌嚴氏謂烈如載燔載烈之烈不如傳箋之有本陳氏疏又謂列周禮作厲鄭司農注山虞典祀竝訓厲爲遮列卽遮迾也詩假作烈案云具舉只合作列爲是

疏宵田之説陳氏謂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獻禽以祭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曹氏謂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爲狩惟冬田乃用火耳若夫刈草以爲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集傳曰火焚而

射也案爾雅釋天宵田爲獠郭注管子曰獠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爲獠或曰卽今夜獵載爐照也魏風伐檀箋宵田曰獵邢氏義疏謂獠獵聲轉義同故鄭引獠卽作獵然田之用火多矣何必宵田陳氏諸家爲是

將叔無狃二句疏謂公謂之云云李氏謂戒者國人謂叔不當再如此也恐其傷女國人愛之之辭也朱子以爲國人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言其得衆如此尤與序合案漢書顏注狃忕也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忕爲之恐傷女也其說先於李氏矣

傳發矢曰縱從禽曰送送不專言射與上磬控非一例蘇氏易以捨拔曰縱覆鑣曰送較善而覆鑣之爲送未明嚴氏則曰縱

放箭也送送箭也今射者云前手擲後手粵（于悅切）擲卽送也粵卽縱也此爲得之

錢氏詩學曰上章言黃此章言鴇盖田馬之中有黃者有鴇者或兩服爲黃兩驂爲鴇也

如手傳進止如御者之手箋更以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疏謂如者比諸外物案且亦與如舞鴈行一例故後儒多從鄭

詩上四句互相見下六句有前後次序

呂氏曰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爲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

直以兄弟之心爲莊公憂耳豈知其他哉案呂氏此類說詩有似孟子

兩詩之作見叔淺露輕脫之態適足以賈禍其可憂者在一身又見叔之驕恣跋扈而公無以裁之不至於骨肉參商不止其可憂者且在國家用意略同但上篇猶叔之自田此則從公之田上篇猶簡約言之此更鋪張言之則其情益切矣

清人

詩有其事公使克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是也詩有其義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是也君臣並言歸重於君正以申明首序之指詩固與春秋之書鄭棄其師相表裏也

春秋書棄師史之法直而嚴鄭詩陳將遺風之意微而婉胡氏呂氏盡之矣又方氏曰以春秋傳證之然後知先王井伍邱乘之法教孝作忠諸善備焉蓋有田有宅之農民各愛其父母妻子見主將失意於君則鳥獸散而歸於家況能挾之以叛乎自秦漢以後用招延募選之兵然入伍籍者類皆獨身無藉素行不足自託於鄉里易與爲叛馴至大亂應募者少則拔戶籍以選丁男不教而戰驅赤子於必死之地不亦痛乎井田不能驟復則唐之府兵明之衛所乃百世不易之良法發明別義亦善

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地理攷引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又水經注渠水篇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詩清人在彭彭爲高克邑

故杜氏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澤案王氏總聞亦引此又曰左傳衛侯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衛鄭相近彭或是此胡氏後箋駁以上云公入則是入國而盟彭水當在衛都不當引以爲證確矣顧氏方輿紀要河南開封府中牟縣雙洎小清河在縣西南五十里即古清池水亦名清口水

傳以抽爲抽矢以射箋則云車右抽刃釋文引說文作搯他牢反云抽刃以習擊刺也案許葢本之三家鄭則文從毛本義用三家益精審矣

羔裘

序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案傳美其大夫之辭於詩辭均可通

然依序說方見主文譎諫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詩之爲用乃如此又詩稱彼其之子嚴氏謂稱彼所以譏此義亦明著葢莊公以梟雄御下一時用事之臣大率狡猾而多詐桀驁而不馴與詩所謂舍命不渝邦之司直正相反朝鮮忠良釀篡奪之禍者二十餘年詩人其有先幾之見矣箋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疏謂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良是至辯說謂如子皮子產之徒亦舉其人以示其槪見鄭固有當之而無愧者耳非眞以詩爲子皮子產作也陳氏啟源詆之朱子豈不知詩之絕於陳靈哉

三英傳箋釋爲洪範之三德歐陽氏曰亦當述羔裘之美發明其說者程子曰若素絲五紽之類葢衣服制度之節集傳呂記

本之段氏昌武曰曹云古者素絲以英裘蓋以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縫也三者其數也姜氏廣義曰此章已作別調不與上章一例竝善又李氏紬義曰初學記引郭氏璞說三英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卽素絲五紽也據此知前儒早有此解不始於歐蓋首章但言羔裘之潤澤而已次章兼及袪袖三章則并及英飾以次加詳也嚴氏謂立政三俊注亦謂剛柔正直英卽俊也仍主傳箋未然

輔氏曰首言其能舍命不渝次言其爲邦之司直末乃以爲邦之彥而結之人臣之道主於正直不阿案輔說良是苟人臣而盡與時委蛇鮮特立之操其在權姦則舞智以欺君其在庸祿則因循以誤國賈誼所云俱亾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者也害可勝言哉

遵大路

箋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擥持其袪而留之疏國人思望君子假設得見之狀竝當蓋遵大路者思賢之人自謂而所以思遵此大路者古者去國以禮必由大路本范氏詩藩冀遵此得見而留之也箋又以惡我爲擥持其袂不寁故謂莊公則文義迂曲且乖詩人溫厚之指嚴氏謂不言其惡莊公而以爲惡我婉辭也言故舊以先君之義諷之庶其或留也此詩止惜賢者之去而莊公身不行道爲君子所棄可見矣蒙案如此解方見詩人用意之遠立言之婉

不寁故蘇氏謂不速去者舊臣之安也朱子舊說亦謂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嚴氏謂速猶倉卒不可倉卒於故

舊謂棄去之速也此說爲允

女曰雞鳴

序以爲刺不說德辯說謂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集傳此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朱氏通義曰述夫婦之賢者正所以諷不賢者與序意不相悖善矣

傳箋義前後不屬歐陽氏曰是詩人述夫婦相與語爾其終篇皆是夫婦相語之事蓋言賢夫婦相語如此所以見其妻之不以色取愛於其夫而夫之於其妻不說其色而內相勉勵以成其賢也而鄭於卒章謂是異國之賓客因又以宜言飲酒與子偕老亦爲賓客考詩言偕老者多矣皆爲夫婦之言也且賓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殊不近人情又曰詩陳賢夫婦相警

勵以勤生之語謂婦勉其夫早起往取鳧鴈以為具飲酒歸以相樂御其琴瑟樂而不淫以相期於偕老凡云子者皆婦謂其夫也其卒章又言子之來相和好者當有以贈報之以勉其夫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友善而因物以結之也歐釋此詩至當不易蘇氏以下竝承用之而集傳闡發尤詳陳氏啟源力駁歐說何邪

此述士女有雞鳴昧旦之警而齊詩稱賢妃警戒其君亦云雞鳴東方明夫婦之倫無貴賤總以早起勤職為先又二詩皆自女發之亦風體

云與子宜之則無怠廢之萌矣云與子偕老則無勃谿之攜矣云莫不靜好則無宴私之形矣閨門懿德已舉其要陳氏疑其

不得爲賢則易曰在中饋斯干曰唯酒食是議常棣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果何謂邪且風人立言往往卽淺以見深亦非惟此詩爲然也

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集傳詳爲之說本之大戴禮保傅篇及韓詩內傳其文曰佩玉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衡牙玭珠以納其閒下篇傳佩有琚瑀所以納閒陳氏疏謂戴禮衡牙蠙珠以納其閒者就中組言之也傳琚瑀以納閒者就左右組言之也陳歷辨孔賈以來諸家與朱子說合

嚴氏釋來之爲招來而新相知者順之爲和順而莫逆於心者好之爲好慕而尊敬之者辭有次序又曰此由其夫好德故其妻能奉承其意尤善

王氏總聞曰大率此詩婦人爲主辭故子輿視夜以下皆婦人之辭

有女同車

箋鄭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疏謂假言忽實娶之當矣案顏如舜英美其容將翺將翔佩玉瓊琚美其度不獨彼美二句爲美辭故有女與孟姜只是一人況風詩於心所思望多作設辭如靜女東門之池之類此詩亦猶是也嚴氏以上四句斥忽所取他國女說本歐陽而詳言之云舊說以有女卽孟姜其文重複彼乃別指之辭胡氏後箋謂通篇皆形容歎羨之辭而不娶之失自在言外上言有女者虛想其人下言孟姜實指其姓不得謂之文複也

不曰昭公而曰忽此序稱名之失也序之道斥名者於衛唯州吁於陳唯佗彼皆以弑簒宗以此施之固宜忽世子也且立爲君三年有謚矣安得比而同之嚴氏反謂用春秋書法知經聖人之手殊謬

此下數篇或刺忽或閔忽呂氏主序而詆忽已甚辯說謂忽未有可刺之罪讀者襲序之誤必欲文致其罪誠爲平情之論但概易以淫詩亦未安竊思序說宜有所傳其所刺之事多可從而所刺之人或未盡確考忽之在位前後甫三年耳何以詩反若是之多忽以外子亹爲賊臣擁立旋卽見誅若子儀在位十四年無甚大過徒以微弱不振卒爲突殺安知數篇之中無爲子儀而作者乎且其刺且閔者本以得國之正不忍坐視其孤

弱而然則亦忠愛之心爲之至篡奪之突直思正之而已唐風
於翼與曲沃亦然此可見民心之至公非必惡其人而興刺也
故必參酌兩家乃盡經指

山有扶蘇

序所美非美朱子舊說所謂賢者佞智者愚也是矣而刺忽之
云未有以見其必然范氏詩瀋謂此詩爲刺臣之辭甚明但未
知的在何時深得闕疑之法亦善會辯說意也

傳扶蘇扶胥小木也段氏曰釋文無小字爲長正義作小木乃
淺人用鄭說增字非也毛云高下大小各得其宜高下謂山隰
大謂扶蘇松小謂荷龍正言以刺忽與鄭說異鄭乃互易其小
大耳呂覽及漢書司馬相如劉向揚雄傳枚乘七發許氏說文

皆謂扶疏爲大木許氏扶作枎古疏胥蘇通用阮氏挍勘記從
其說㝡確據此則扶蘇自應在山呂氏謂山宜有扶蘇者也隰
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覩昭公之朝不見子都乃
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正與傳合箋以首章上二
句喻用臣顛倒失其所次章上二句喻養臣顛倒失其所孫氏
毓譏其自相違戾當矣疏所駮非是嚴氏立說小異而略同於
箋亦小木之說誤之也
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疏申爲美好而閑習於禮法
狂爲狂愚案所云美好卽於閑習見之上篇傳云都閑也故以
對狂言正與子充指性行誠實一例箋以美醜爲喻失之
都言其治體通達詩辭所舉雖備然用人之道通達誠實盡之

矣所美非美則見爲通達而得狂愚信爲誠實而得狡僞危亾之禍恆必由之

折中曰子都禮儀閑習者也扶蘇荷華顔色可觀故以興子都也言山尚有扶蘇隰尚有荷華而朝廷之上不見子都而見狂且則是竝無華國之士也子充德義充實者也橋松游龍枝幹可用故以興子充也不見子充而見狡童言竝無棟梁之材也又曰山有扶蘇國無人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以爲無人者非無人也有人而不用也其始也有人而不用及乎習尚既成舉國皆爲狂狡則欲用而果無人矣

二章傳狡童指昭公汪氏異義疑傳文有誤畧謂傳以子都子充指君子則狂且狡童當指小人合序所美非美之義無由以

狂且狡童目昭公也如以目昭公亦必於狂且下著之不應於次章始言似此傳係狡童篇文脫誤在此案果如今本不但顯與序違且令經文上下齟齬毛不宜有此汪說最確

所美非美以無知人之明故也國家之安危繫乎人才賢否倒置則綱紀不張百病交作荼毒先及於生靈而國事亦終受其害故人君以辨別忠佞爲先

蘀兮

叔兮伯兮傳指君謂羣臣箋指羣臣相謂倡予和女傳言予倡女和箋言女倡予和皆箋義爲近其首二句蘇氏曰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得之

諸家主序者義亦不一呂氏曰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雖將及

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其和女要女矣較善西山眞氏曰所謂臣强者指祭仲而言也君倡臣和天下之常理君旣弱不能司出令之權而其臣自相倡和而不稟於君擇兮擇兮諸大夫處强臣之中猶擇之遇風危墜而不能自保也於是叔伯相語自爲倡和自結黨與以爲避禍之本案此視呂義尤於序合詩人以刺昭之不自振奮也

嚴氏又謂小臣願忠於國而力不能自爲也呼諸大夫而告之言天大風則槁葉無不落喻國有難則大夫皆不安禍將及矣豈可坐視以爲無與於己而不相與扶持之乎叔伯諸大夫其亟圖之汝倡我則我和汝矣謂患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也二女字皆呼諸大夫此則其義爲刺而所述爲忠臣憂國之辭存

參

狡童

傳箋以狡童斥忽牽於序說而誤辯說曰昭公非有大惡且猶在位豈可忘君臣之分而目以狡童誠有功名教之言又謂昭公柔懦疏闊不可謂狡卽位年巳壯大不可謂童序於山有扶蘇方以狡童指昭公所美此遂移以斥公其舛尤甚更極切中狡童斷不可以指昭公審矣惟淫女之說亦難從

以狡童非斥昭公者有數說謂是目祭仲者始於陳氏而黃氏范氏補傳述之范曰彼祭仲者賤之子忽者親之較善嚴氏又曰仲自莊公時已爲卿且爲莊公娶鄧曼而生昭公當昭公卽位仲已老矣不應目爲童因謂山有扶蘇刺忽所美非美乃見

狂且狡童此詩狡童正指忽所用之人說尤精審後儒多從之但子亦不必定指忽范氏詩瀋謂子者指其君也庶得之矣陳氏啟源以下復主毛鄭舊說據箕子歌爲證案何氏古義有曰說者謬謂箕子目紂爲狡童然何知非指飛廉惡來輩邪此可以息其喙矣

使我不能餐息憂念其主至於如此此與君同休戚者忠義悱惻不能終閟之辭漢劉向之倫也不可以私情狎昵律之

褰裳

箋解子惠思我爲有心正己褰裳涉溱爲往告以難歐陽氏謂以難告人豈待其思而後往因易爲褰裳涉溱而來王氏蘇氏以下從之案褰裳涉溱當是奉國以從自謂己往非彼來下豈

無他人亦已往他國非他人來此故春秋傳子太叔賦此詩而宣子言敢勤子至於他人是其明證此詩但當依箋集傳雖作淫辭而解上四句甚分明末句足以舊說所云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上下仍復完善呂覽載晉人欲伐鄭令叔嚮聘焉子產賦此詩叔嚮歸曰秦莉近其詩有異志不可攻也事雖未確而說詩正與左氏同

嚴氏曰忽以世子嗣位其立也正此詩及有女同車皆欲求援大國以扶植之王道既微小國無所控愬往往思方伯之拯己霸圖能無興乎是可以觀世變矣

溱洧合流由來已古一統志載縣志溱洧自密縣兩水會合而東為雙洎河後洧流獨盛溱水漸微今涸是今新鄭有洧水無溱水矣今昔之不同如此

丰

此與東門之楊序皆云親迎而女不從集傳易爲私期輔氏申以爲親迎在六禮之後豈有親迎者已在堂而不行者然坊記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傳時有違而不至者正用其語則周末固有此敝俗矣禮記注不親夫以孝舅姑係鄭氏誤解姜氏廣義謂天下無有淫奔而俟於堂者亦無衣錦褧衣駕車而行者知序說爲安

李氏謂此詩乃女子爲淫奔所誤故思其初而悔不從正禮之爲禍樂詩以刺亂不正陳其不隨而反陳女子之自悔其不隨蓋亦因以示戒用意尤深至詩凡此類皆欲在上者聞而正之也

傳巷門外也堂無文申之者王氏肅曰升於堂以俟孫氏毓曰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疏斷從王說爲寢堂李氏紬義胡氏後箋復申孫義以爲閭門左右塾之堂案此皆就婦家門外展轉附會於義未安惟陳氏疏引士昏禮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謂是壻家之巷此既爲俟之明文傳之云門外卽據禮經下俟我于堂亦與齊風著篇俟我于堂合益謂壻家之堂較確

疏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甚明

箋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釋文易以豉反疏謂志又變易於前讀如字疏爲是嚴氏謂呼迎者之字曰叔兮伯兮若復駕車

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案果呼前夫則叔伯有定不應竝舉此自謂他人有來迎己則便從之蓋男行女不隨義已絕也亦安見人之果來迎乎

東門之墠

傳以詩正言刺亂故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翁氏附記曰朱傳以鄭詩多屬淫奔故於東門之墠序云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獨取其得解乃今詳繹諸家之說而知序說亦不如此也傳本渾言男女交際之難易次章準上文亦難易爲喩李氏謂此詩最難曉此是思古之詩東門之墠言東門除處之地易往也而有茹藘在阪焉言其難行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言其人雖甚近卓然有不可犯故曰甚遠如晉人所謂室邇人遐者

鄭謂望其來迎已則曲說也胡氏後箋曰此詩每章下二句實與漢廣之不可求思靜女之愛而不見相似皆有可望不可卽之意傳以墠阪之遠近難易喻禮與非禮之別於義精矣劉氏克詩說謂此亦非難踰之物特義不得往耳室旣邇矣人之遠者有禮以限之也亦足發明傳義蒙案詩蓋疾時俗之淫亂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因卽就鄭氏居稠密之處以起興而曉之以禮東門之墠言地之易行也茹藘在阪不以禮則易行之中而有難行者存焉其室則邇其人甚遠爲男子言之也東門之栗言物之易取也有踐家室不以禮則易取之中而有難取者存焉豈不爾思子不我卽爲女子言之也互文以見男女之皆當待禮耳箋以下多失之胡氏引易林賁之鼎東門之壇茹

蘆在阪禮義不行與我心反正與傳合黃氏曰東門之墠雖易至而茹藘在阪爲難及女子之室雖甚近而禮義之不可犯則若甚遠一篇之義皆當以是求之亦善

在阪言茹藘明不必其大也家室言有踐明不必其深也

許氏以爲述男女相倡和之辭近褻其曰朱子謂刺詩雖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賦之之人常在所賦之外凡若其自言者則淫邪之人所自賦也嘗於桑中之序論之是固然矣然以後世觀之放淫之辭深能道狎邪之情狀者未必皆其所自作亦當時善爲辭章而深知風俗者爲之此類亦多非獨此詩亦非獨淫邪之詩爲然則眞善學集傳者

風雨

大序所謂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於此等詩觀之意尤顯著然不言世無君子而自陳其願見君子則主文譎諫之義居亂思治欲得賢才以維持移易之嗟歎再三爲此詩者亦君子也疏申傳箋以爲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云何而不悅言必大悅嚴氏亦謂感當時無此人思而不得見之辭安溪李氏謂鄭俗昏亂而猶有心知禮義獨爲言行而不失其操者是以同道者見而喜之案依序義孔嚴爲長許氏幷以雞鳴比政亂亦不如舊說呂氏引朱子舊說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是猶從序也

當極亂時人皆遷於習俗而有君子不改其常度是天心所賴以不墜也且君子在世無論得志與否不有補於時必有裨於

後又世運所恃以可轉也今而未見天心世運殆有不可知者矣詩人願見如病得瘳而喜且悅者以此

子衿

青衿爲學子之容挑達乃譏譏之語就詩以言其嘗如序說信矣案朱子作白鹿洞賦在集傳成書之後其辭有云廣子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爲質曰舊說自不可廢則朱子之意灼然可知

程子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濩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屛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

惰爲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强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於上之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救之顚沛於末流以紓目前之患而以學爲不切於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

疏曰言學校廢者謂國人廢於學問非謂廢毀學宮是夫學校設而學不講猶不設也是時猶承周先王敎士之遺法學術原無不端爲之師儒者又必極一時之選其敎弟子皆有成法故見廢學卽引爲憂若在後世則當以端學術擇師傅爲先然後學問可得而言也

箋學子俱在學校之中己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衆之詩辭似未合程子解首章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

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遽爾棄絕於善道乎明以此爲師儒思學者折中直曰學校廢壞師儒不安其職而去閔其弟子之失學而賦此也又於下章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足正其失

傳以嗣音爲習詩樂亦就音言之耳實則嗣當如箋訓續音如德音之音詩書禮樂皆是三章傳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意可見矣中說房元齡謂辟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辟收曰子非夫子之徒與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

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正解作嗣續道德之音禮樂不可一日廢當時之嗣音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數世之嗣音也收所言是數世嗣音時值喪亂在上之學雖廢而在下之學不可廢廢則世道或幾乎息矣詩人不得之於上猶望之於下中說足發其未盡之蘊

容貌氣體閒貴於端凝患於挑達挑達者端凝之反究其病根固以天資輕躁亦以習尚浮薄也一入乎此則詩書禮樂之精道德性命之理皆不足以動其心矣士風之壞一字盡之

傳乘城而見闕箋申之曰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疏謂城之上別有高闕武氏億引說文缺字注古者城闕其南方故謂之缺又引公羊定十二年傳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

南面以受過也謂與許合案何氏說楊疏已以城墉不完爲疑且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於是乎有城非如樂有軒縣可虛其一面至天子諸侯城制等差自有里若雉數在矣故傳箋並無其文段氏說文注城門上有臺謂之闍無臺謂之闕說較近理未若疏義之合傳箋也

傳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程子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辟邪侈之心勝之矣折中曰天地之生才有數壞之於平日而欲用之於一旦將安從得之一日不見而如三月豈直師弟朋友之相思哉以爲學校不可一日而不興人材不可一日而不育教化不可一日而不明也數說義相足

揚之水

以興辭推之序說爲是但不必定是昭公詩無信人之言專謂搆讒者一身之離間無庸辨也已去而君無忠臣良士之足倚其危亡將愈速則不可以避嫌而不辨況兄弟之親乎其辭略似狡童篇皆忠臣詩也

嚴氏曰忽非無臣也臣非忠良雖有之如無之揚之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沃此詩言忽不能制權臣皆興微弱也忽能用忠臣良士則轉弱爲强矣

終鮮兄弟箋謂寡於兄弟之恩於義添出鮮兄弟自謂少兄弟非眞少兄弟也有之而不得其助則謂之少也宜箋又謂作此詩者同姓臣也不可易葛藟終遠兄弟通謂九族柏舟亦有兄

弟同姓臣所作此亦宜然曹氏嚴氏專就昭公親兄弟言之似失之泥

朱子舊說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閒此忽之所以亡也亦用序義

出其東門

集傳爲正折中曰序閔亂閔時俗之淫亂而作此詩也嚴氏質疑謂此貞士閔亂而自申其志也前刺亂爲刺淫亂則此閔亂亦閔淫亂衍者謬以亂爲喪亂益以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云云姜氏廣義引漢書地理志鄭國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此其風也則二詩之旨瞭然矣序云閔亂閔

淫亂之成俗也自後序男女相棄傳以如荼爲喪服遂致此詩不可解劉氏辰翁曰詩中所云聊樂我員聊可與娛似非男女相棄時語陸氏詩學亦謂貞士刺淫之作經文明順不待三復而後見也鄭俗之淫竝於衛風者惟此詩之如雲如荼與末篇之秉蘭贈芍乃其明證案漢志則三家說早有與集傳合者故班氏云然

彙纂曰玩經文詞意從容無干戈擾攘男奔女竄景象朱子定爲鄭風淫亂而此人能不染汙俗安其室家之貧陋以自止於禮義可謂得風人之正解矣

馮氏名物疏曰禮記左佩紛帨紛帨卽巾也此巾宜爲佩巾或以爲婦人裹頭之巾蒙案馮說佩巾是也內則子生女子設帨

於門右注帨事人之佩巾也士昏禮記毋送女施衿結帨注帨佩巾春秋傳嬴氏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衛定姜曰余以巾櫛事先君杜注巾拭手者可見女子之事人以巾帨爲重也黃氏佐謂巾以擁蔽其面茹藘則染其布裳者甚誤古者婦人之服衣裳連

傳闉曲城闍城臺說文闉闍也城曲重門也箋則謂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二說毛許爲長爾雅釋言闍臺也釋宮闍謂之臺釋文引孫炎云闍積土如水渚可以望氣祥也此闍爲城臺之明證而說文城曲重門之義尤確葢城曲重門必有高臺以壯形勢備覲瞻故謂之闉闍實則主其門而言詩所以云出也又案禮器天子諸侯臺門鄭注闍

者謂之臺是門臺亦名闍也
李氏引漢郊祀歌云顏如荼注應劭云荼野菅白華也言奇麗
白如荼也師古曰菅茅也言美女顏貌如茅荼之柔也此可爲
集傳一證
傳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案此以上章例之知其亦女服耳未
確定其爲何物箋云染巾則亦例以上章意其爲巾也
輔氏曰聊樂我員自樂其樂也聊可與娛夫婦同樂其樂也案
如雲如荼淫風也穢行無足思縞衣綦巾貞德也常道故可樂
野有蔓草
序既云思遇時矣又云思不期而會何也蓋不期而會非淫奔
也下箋所云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此其事也

案地官媒氏仲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是月也奔者不禁皆此不期而會之謂民之遇此乃是君之澤下流時亂則安所得之故曰思遇時也

蘇氏謂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據春秋傳子太叔賦詩爲證又吳氏肅公則謂朋友期會朱氏通義陳氏啟源則謂君子遇主竝引韓詩外傳孔子遭程本子事案詩不止言美而更及淸揚之婉恐非思君子詩也其謂是會友遇主者以爲節取則可以爲正義則未然蘇又謂如舊說則趙武將與伯有同譏此不然鶉之奔奔義絕不倫非若此詩於義本正可斷章取也

詩首二句是指其時箋云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是也又因以爲興王氏肅申傳曰草之能延蔓被盛露也

以爲世戒也聖筆所删多矣言鄭聲淫者舉其大體言之不繫
今詩之多寡案鄭聲非卽鄭詩當以吕氏桑中篇說爲正

學詩詳說卷七